

心路历程

当代女作家散文丛书

黑孩 著

夕阳又在西逝



心路历程

当代女作家散文丛书

夕阳又在西逝

黑孩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04号

夕阳又在西逝(心路历程·当代女作家散文丛书) 黑孩 著

责任编辑:岑杰 封面设计:丁明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83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省新华印刷二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875

插页:2

字数:160,000

版次: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1991年9月第1版

印数:5400

标准书号:ISBN7—5396—0564—2/1·499

定价:3.6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编辑说明

得于天籁自然抒发的真情，正是散文的精髓，正是散文深得人们喜爱的魅力所在。以生动的生命灵气去感悟人生、亲近自然，便使得散文成为一种真实的“人生风景”。基于此，我们策划编辑了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取名为《心路历程·当代女作家散文丛书》，意在突出其特色和编辑思想，即丛书系当代中青年女作家的个人散文集，精选其代表作十万字左右，并约每位作家为其散文集写一篇较长的自传体散文“心路历程”。这主要是想从作家所经历所思考的“心路历程”中，透视她们对社会、对人生、对文学的种种理解和感悟，以及她们作品背后的故事。以助读者能够通过作家的生活历程进入她们的作品，来理解她们心路历程上的真情与挚爱，来理解她们作品抒发的体验与感悟。这样，读者可以更丰富、更全面、也更真诚地理解作家与作品。这种独白与对话的心灵交流，正

是当代作家和读者所渴望的。

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能得到当代中青年女作家们的支持，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安徽文艺出版社

正索解人不得(代序)

汪曾祺

当然没有一个醉寨。怎么可能整个寨子都喝得酣醉了
呢。

他们喝的该是包谷酒，不是北方的高粱酒。寨子是南
方的山地才有的。

黑孩是大连人，她大概没有见过南方的山寨。

在整年艰苦的劳动之后，获得难得的丰收，全寨男女，
毫无节制地痛饮一天，以致人大人醉，狼藉满山，这是有
可能的。

然而，醉寨是黑孩的想象。

黑孩为什么，怎么会想象出一个醉了的山寨呢？

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小母狗要带着它的四只胖嘟嘟
的板凳狗游过伏着凶险的暗流的河？它要到哪里去，去干
什么？

黑孩只听说过有一种狗叫板凳狗，并没有见过板凳狗是什么样子。狗过河，当然也是黑孩忽然之间的想象。

然而狗母亲在失去它的胖嘟嘟的板凳狗之后发出的人性的、令人肠断的长嚎是真实的，可以理解的。它扒倒了酒罐，拱开了盖酒的布墩墩，把一个湿漉漉的脑袋伸进罐，是真实的，可以理解的。

这是不是寓言？这有什么象征意义？

是，也不是。有，也没有。

这到底写的是什么？

这写的是母爱。

任何想象都是社会生活曲折的反映。黑孩的奇幻想象是有所感的。这是对在这个薄情的时代里人人都渴望的母爱的呼喊。

因此这个作品的调子是温暖的。

这里写了一点不可捉摸的东西，但确实写出了一点东西，不是空无一物。

不要对这样的作品作过于质实的注解。不要把栩栩然的蝴蝶压制成标本。我小时候就做过这样的事，捉了一些蝴蝶夹在书里，结果，蝴蝶死了。

黑孩的散文大都带自传性，“追忆逝水年华。”

《一日忧伤》是“恋父情结”？我看最好不要这样说。随便把弗洛伊德的概念套在一个女作家（不是希腊神话或

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人物)的头上,如同俗话扣上一个“××份子”的帽子一样,未免简单粗暴。我觉得这是一个女儿对于恶魔一样的父亲的感情的忠实的记录,写得非常的坦诚。这种坦诚是不容易做到的。“父亲真的死了。这一回是千真万确地死了。有一瞬间,我心中忽然缤纷着释放出积郁已久的重压而变得十分轻松。”这是真实的。“父亲,昨日梦中飘向心灵深处的那一缕忧伤,不知是不是我的一种宽容。我想我应该宽容你对我母亲,对我们兄妹6个所做的一切了。”“父亲,清明又快到了,我想我无论如何要赶回家乡,亲自为你的坟添上几锹土。父亲,我真心愿你那生时不得安宁的魂,如今得到永久的安息。”这也是真实的。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情结”。

在《一日忧伤》中我倒看到了黑孩的母亲,一个茹苦含辛,无言地承受着一切而又通达人情的善良的东方女性。

《一路平安》是写母亲的,写母女之情。这种母女之情不象20年代的女诗人的“母亲”主题的诗里所写的那样带着果汁一样的甜香,倒是苦涩的。母亲一生走的是“孤寂而漫长的路”。“母亲站在几个送行的人中间,看上去很有勇气,昂着头似有对万人演说的气概。”也许正是母亲的这种站在悲苦中的气概,使黑孩禁不住泪水淋漓了。

有几篇是怀人之作,一往情深,而又漾出苦味。“所思多在别离中。”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孤独。

说黑孩的作品里有一种“无可奈何”之感,有这样严

重么？我的黑孩的作品不多，暂时还不能同意这样的论断。

四 很年轻，还不成熟，对她的作品的思想和形式作出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

黑孩翻译过日本新感觉派的作品，当然接受了一些感觉派的影响。

黑孩是有“感觉”的，有新感觉的。她的感觉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代客观为主观，代物象为意象；把难以言状的心理状态转化为物质的，可触摸的生理状态。比如：

然而我看见有滴血的太阳在你的眼睛里跳了一下就消失了。（《醉寨》）

（这让人想起布洛克的《猛虎》）

只是不知为什么，溶溶的冷色中，月是倒行的。（《夕阳又在西逝》）

我感觉一股冰冷的气息涌遍我的全身，我知道这是河水神秘地流到我心里来了。（《醉寨》）

车轮发动起来的轰隆轰隆的声音从指缝间爬了进来，伏在我粘湿的肌肤上粘湿的灵魂上模糊了我的感觉。我那时真觉得从眼前急驰而去的列车上每个窗口处模糊的影子都是你，都是你用哀怨的泪眼无可奈何地盯视着我。（《两个人的站台》）

也许因为这些感觉，使人把黑孩列入现代派（或新潮）。

也许因为这些感觉，使有一些人认为黑孩的作品不好

懂。不懂，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们没有感觉。
感觉是一种才能。

听黑孩说，她的小说是比较现实主义的，我很高兴。

有人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派(包括新感觉派)是不相容的。不一定。现实主义需要现代派，容纳现代派，否则现实主义就会干涸，衰老。

“比较现实主义的，”是要以牺牲一些感觉作为代价的。但是为了文学的青春，这种牺牲是值得的。川端康成不是这样做了吗？我们不能说川端康成后来不是新感觉派了。我不赞成这样说。不能把一个作家腰斩成几段。“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走的还是所从来的那一条路。

有人劝黑孩拓宽自己的文学视野，这是友好的忠告。

黑孩告诉我她和一些街坊老太太能够谈家常，谈得很融洽，无隔阂，她的小说也写的是普通人，寻常事。我很高兴。

黑孩是应该走出去，走出自己的苦涩的天地，走出自我，去接近人，了解人，欣赏人。

我希望黑孩有更多的人道主义。

黑孩到我家来过两次，每次谈了大概有两个钟头。我们的谈话不“成功”，有些格格不入。

黑孩说她在她的文酒之交的一伙人里是很轻松的，思路敏捷，语言流畅，而且不断地用一种同样有力度的手势。

在我面前，觉得放不开，说的话都不是要说的话，一个手势也没有。

我平时对客，假如是谈得来的人，话也是不少的，脑子也还灵活，滔滔不绝，有时也能说出一两句精辟的话，但和黑孩谈话却颇窘涩，词不达意。

这是什么原因？

是我们年龄悬殊太大了？我的心已经像弗吉尼亚·沃尔芙所说的那样，充满了纤维了？

是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不同？我是个乐观主义者，相信中国是会好起来的，人类是有希望的，而黑孩是“小小年纪却生出那么多悲观”，而且爱流泪？

是我们的思维方式距离很大，甚至习惯用的句式词汇都不同？

看来也都不是。只因为我们还不熟，相互之间缺乏理解。

黑孩（以及她那些文友）对我好像还是理解的，我对黑孩（和同她一代的青年作家）则只有想要理解的愿望。这种愿望是真诚。

理解，是两代人都需要的。年轻人需要，老年人更需要，不理解年轻人，就会真的老了。

我很想“列席”他们的酒会，听听他们“侃”些什么。

萧红有一次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沉思了一下，说：是母性的。

鲁迅的话很叫我感动。

我们现在没有鲁迅。

再过两三个月，黑孩就要到日本去。接触一下另一种文化，换一个生活环境，是有益的。黑孩，一路平安！

1991年1月11日

目 录

正索解人不得(代序)	汪曾祺
------------------	-----

心路历程

——老生常谈	1
--------------	---

过年	3
----------	---

父亲的死	20
------------	----

血缘	24
----------	----

涅槃	29
----------	----

青春 期	35
------------	----

根的记忆	40
------------	----

初恋	47
----------	----

情缘	53
----------	----

一个转机	61
------------	----

一点题外话	64
-------------	----

生命之光	67
------------	----

两个人的站台	73
--------------	----

夕阳又在西逝	77
--------------	----

流自谁流向哪里的第一滴血·····	81
故事的背后·····	86
女儿心·····	90
滋味·····	96
一路平安·····	100
权作补充·····	104
心像·····	108
傻马驹·····	115
醉寨·····	120
我家乡的秋子·····	128
一日忧伤·····	138
少年行·····	152
保罗之死·····	170
于平凡之中·····	173
生生不息·····	175
我的三次回家·····	208
千千系结·····	226
干旱季节·····	235
猫的联想·····	250
死之“眼”·····	257
潜移默化·····	263
〔附〕作者小传·····	268

心路历程

老 生 常 谈

承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好意，要为我出一本散文集。就我心里的感受，出散文集比出小说集似乎更加高兴。因为，近两年我写的散文不多，但许多朋友告诉我，说我的散文比小说耐读。我的散文大多是抒情的，间发议论，感情十分地不克制，既伤感，同时又很无奈。或许年轻人都有这样一个浪漫的过程，说我散文比小说耐读的朋友大多也都是些年轻人。如此一来，即便自己的散文太伤感，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了。

除散文外，我还写一些中、短篇小说。说是小说，其实并不纯粹。一些评论家甚至说我的—些小说可做散文来读。这类既可做散文也可做小说来读的文章，较之那些抒情的小散文来

说，要平淡一些，自然一些。因而，在选择篇目时，我将这类文章也集中了几篇，如《少年行》，如《我家乡的秋子》等等。这样，我的散文集子的范围也许不至于因为太伤感而显得过于狭窄了。

安徽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的这本散文集是当代女作家散文丛书中的一本，正式定名叫“心路历程”。丛书的责任编辑岑杰来长途电话给我，说：每个作家要写一篇创作背景阐述，约三、四万字左右，要可读。这是个很生动的想法。但这个想法之于我，却迫使我不得不格外努力。因为，我写散文，大都有原人原情。而且，我有一点奇怪的感觉，我感觉写小说和写散文时，心境和感情都不大同。写小说时偶尔并不十分投入，且自觉在运用某种“功夫”。散文则十分投入，当真地感到快乐、痛苦或者是怨忧。一切现实中当真感受到的情感，写散文时也必十分当真。否则就一定写不来散文。因而，自己也常说：散文是天籁。

这本集子里收的散文，我个人觉得都是日常生存中偶然迸发的、一瞬间的、最具体却又最接近生命本质的情感。因而，当真为这本散文集写创作背景，实在不知道怎样着手更方便一些。如此一来，我也不能不慎重地考虑考虑再写。考虑再三，提起笔来以后，眼前浮现出的仍是我生于世上27年以来所见印象最深、体验也最深的人和事。说出来也罢，写出来也罢，都不过是我自己生活范围中的故人往事。但是，恰是这些故人往事使我不禁地琢磨过来，再琢磨过去。一面琢磨一面就有了许多的感受，且在心中

一涌一涌的。总起来说，我在写心理、体验，也就是表现思想感情方面，似乎比客观描述更擅长一些。我自己觉得能给读者留下一点印象的，也正是这一涌一涌的感觉上的东西。我的创作没有欧洲那种油画般的宏大感，多半是东方素描的纤细感。这是我本人的素质决定的。我喜欢这样。好在岑杰在给我的电话里说：要有自传色彩。既然可以写自传，无妨我就解除习惯上创作背景阐述中要求的那种闪烁着智慧的、渊博而又充满思辨性的理论和评介。我想我干脆就凭借我个人的记忆来写。我写我的生活，我的思想，我的感情，在这些生活、思想和感情中拿出我对生活和创作的看法。

过 年

我开始记事的时候大约有四五岁。我最早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一次过年的事情。

我冲着妈喊：“妈，今晚就是三十啦，我现在把新衣服穿上吧。”

妈正在地上发面。这是妈所在的老家的传统，年年过年前要发很多面，蒸很多很多的白馍馍。我家里孩子太多，有限的白面做不了多少馍馍，妈和我们这些孩子们，只能在三十晚上和大年初一管着饱儿吃，过了初一就不行了。白馍馍要留给爸慢慢儿地吃，这是我家的传统。以后你们将会明白，我家的这一传统是凭借我爸的武力建立起来的。

妈双手合起来，使劲儿搓掉了沾在手心上的面。妈头